当代长篇小说论略

张志忠 著

425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当代东欧小说论略

[illegible]

[illegible]

当代长篇小说论略

张志忠　著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当代长篇小说论略/张志忠著．-北京：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0.8

ISBN 7-5033-1262-9

Ⅰ．当…　Ⅱ．张…　Ⅲ．长篇小说-文学研究-中国-当代　Ⅳ．I207.4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63763 号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白石桥路 42 号　100081）

http://5033.peoplespace.net

E-mail:jfjwycbs@public.bta.net.cn

电话：62183683

三河大利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所经销

2000 年 9 月第 1 版　2000 年 9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850×1 168　1/32　印张：9.625

字数：210 千字　印数：1－5 000

定价：15.50 元（膜）

目　录

历史语境 …… (1)
“乘尘世间的车，非尘世间的马”
——《莱尼和他们》解读 …… (1)
《芙蓉镇》人物论…… (17)
泥淖中搏动的灵魂
——《泥日》简评 …… (37)
《旧址》四重奏…… (51)
宏阔博大的历史感
——读刘心武《钟鼓楼》 …… (71)

青春心态 …… (80)
少女的启示录
——评铁凝《玫瑰门》 …… (80)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com

未曾衰竭的青春
——读《雪城》兼论梁晓声 …… (93)

神话原型 …… (103)
海妖的歌声
——《海火》杂识 …… (103)
诸神的谋杀与拯救
——《为了告别的聚会》的寓言学研究 …… (117)

比较研究 …… (129)
冬·春·雪·雾
——《冬天里的春天》与《多雪的冬天》之比较研究
…… (129)

战士情怀 …… (167)
我思故我在
——当前军旅长篇小说创作漫议 …… (167)
一个人的诞生
——《兵谣》简评 …… (172)
永远燃烧的生命
——读邓一光《我是太阳》 …… (180)
战争文学开生面
——评姜安《走出硝烟的女神》 …… (186)

语词阐释 …… (191)
《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解读小辞典
——米兰·昆德拉研究札记 …… (191)

艺术可能 …… (208)
艺术创造的可能性
——《卑微的神灵》译者序言 …… (208)
在智慧的迷宫里徜徉
——《敦煌遗梦》的结构艺术 …… (219)

女性立场 …… (229)
历史、现实与心灵的探险
——读项小米长篇新作《英雄无语》 …… (229)

宏观扫描 …… (247)
长篇小说创作的几个问题
——兼论《亮剑》 …… (247)
论80年代的长篇小说 …… (255)
论长篇小说的结构艺术 …… (277)
再论长篇小说的结构问题 …… (296)

后　记 …… (301)

历史语境

“乘尘世间的车，非尘世间的马”

——《莱尼和他们》解读

1. 文学的发展，总是有其内在的继承性——虽然这种继承不是简单的一加一等于二，而是多种多样的。它可能是由对已有作品的独特理解的衍生、发展、重构，或者消解为一个新的命题，新的意绪，新的人物，新的遐想；也可能是对困扰人类的斯芬克斯之谜的延续不断的、前赴后继的执著思考。牛顿所言，站在巨人的肩膀上，不只是属于自然科学家的，对于作家来说同样如此。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未必就能保证一定会成为巨人，但它的确可以使人登高望远，少走些弯路，少做些无用功，从人类思想文化的已有高度出发去进行新的探寻。越到后来，这种意识就越自觉，形成20世纪作家的一大特征：乔依斯依照希腊史诗的名字和体式撰写《攸里西斯》；布莱希特由中国的公案故事生发出《高加索灰阑记》；马尔克斯从福克纳的“约克纳帕塌法”领地受到启示，营造出自己的马孔多故事；加缪改造古代的希腊神话而熔铸当代的西西弗斯精神……联邦德国作家海因里希·伯尔的《莱尼和他们》，作为他最优秀

的长篇小说，同样体现出这种气度。它得益于另一位德语作家卡夫卡的《乡村医生》，而又自成格调，塑造出莱尼·普法伊弗尔这样一位独步于风雨纵横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和战后的德国历史，以其清澈洞明的心灵、天然自在的姿影而折射出熙熙攘攘、嘈嘈杂杂的浮世百相的妇女形象，也为无数读者提供了一面心灵的镜子，一面净化人生、超越尘俗的镜子。

卡夫卡在《乡村医生》中曾经这样写道，小说中的主人公，一位乡村医生去出诊，“乘尘世间的车，非尘世间的马”赶路。这样的描述，显然是出自作家的神秘主义倾向和他的怪诞、奇特、忧郁。或许，这样的叙述，只是卡夫卡的总体风格使之然，并非刻意而为之；而且，对于这样的车和马之间的相悖谬的关系，卡夫卡也未做出任何阐释。但这却启示了后来的伯尔，他不但让他笔下的莱尼一再地和她的情人，她的儿子一道读《乡村医生》，更把这种气质即“乘尘世间的车，非尘世间的马”前进贯注于莱尼的一生中。或者说，卡夫卡的偶然涉笔成趣，在有心人看来是提出了人的生存中的重要课题，但他没有对此多加注意，也没有解决这一疑窦；对于莱尼，却是天性使然，她以其落拓不羁、浑然天成的生命存在，解答了这一疑难命题，远在她接触卡夫卡之前，她已经确立了她的生存方式；伯尔之所以安排莱尼去读卡夫卡，并非是为了说明莱尼从卡夫卡那里获得了什么教益，而是要强化莱尼的形象，要提请读者注意莱尼形象的蕴涵，以莱尼的形象去印证卡夫卡的玄言，也以卡夫卡的玄言阐扬莱尼的意义。

其实，这一命题，对于中国人来说并不陌生。它所关系的，是如何实现人的入世与出世、利害与超然的矛盾，全真养

性，卓然不群。从老子的知雄守雌、抱残守缺，庄子的无用之用、绝圣弃知，阮籍的逍遥浮世、与道俱成，直到禅宗的我心即佛、入乡随俗，都是在追求一种介乎于此岸世界与彼岸世界之间的自由不拘的人生境界。不过，我们所知道的，是古代的那“无所待”的真人，是“菩提本非树，明镜亦非台”的顿悟，是“酒肉穿肠过，佛祖心中留”的幽默；在我们生活的时代，却无法想象这样一种人的存在，更不会去捕捉和表现这种人存在。因此，我们面对《莱尼和他们》，不能不感到惊讶，何以莱尼这样一个和我们相似的凡夫俗子，充满七情六欲，却又超然物外？何以中国传统文化中追寻了很久很久的东西，却在西方作家笔下得到呼应？

2. 是的，莱尼是一个活生生的红尘中人。她没有成为修女，以禁欲主义的苦修去获得人生的超度，也没有缩入自己的内心，在现实社会与自我心灵之间筑起壁垒，以拒绝社会而保存自我；她生活在这个世界上，这个充满战乱和苦难、血腥和罪恶的世界，这个充满种族歧视、意识形态仇恨和金钱渗透于骨髓之中的世界，她的全部感觉毫无防备毫无遮拦地向之开放，却又出污泥而不染，清清朗朗地活在这混浊不堪的人世间。

正因为她不是沉溺于个人小天地里，而是生活在开放的，个人不断地与社会进行双向交流的状态中，生活在由各种各样的人物所构成的社会关系之网中，才使得《莱尼和他们》的叙事结构得以形成——作品所采用的，是一种社会调查式的，由“我”对与莱尼有关的人们逐一地进行访问，了解莱尼生活的

方方面面，在众多人物的互相交叉、互相重合或互相矛盾的叙述中，由细部而全面，由模糊而清晰地凸现出莱尼的形象。在作品中，“我”与莱尼的直接接触，仅仅有一次，而且是在全书的结束之时，不是要由莱尼讲述些什么，只是证明“我”在一系列的调查走访中建立起来的莱尼印象而已。依据不同的人物塑造的需要，采用相应的结构方式，这当是作家对于结构——功能关系的匠心独运吧。

> 3.“有时我心里想，而且今天还在想：这个姑娘真是少见，真说不准究竟是城府很深呢，还是浑浑噩噩。……既是城府很深，又是浑浑噩噩。”
>
> “讨人喜欢的可怜虫——既讨人喜欢，又可怜和糊里糊涂。”

这些评述表现出莱尼性格中的一个重要特征：她生活在现实社会中，却又根本不谙人事，没有多少自我保护的能力，也没有多少为了自己的打算，浑浑噩噩，糊里糊涂，都不是虚妄之词。你看——

她在第一次参加教会活动，初领圣体的时候，居然不懂规矩，在仪式刚刚开始的时候，就迫不及待地向老师要求：“快点呀，您快给我那块活命的面包呀！干吗让我老等呢?”以此表明她：“对圣餐意义无法理解和不成熟”，她的“无理要求”遭到拒绝，好不容易才避免一场风波；她全然没有神圣虔敬的宗教情绪，只有简单热切的感性欲望。

她不会理财，不会治家，不懂得纳粹时代的犹太人意味着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com

什么；也不会按照常规教育儿童。由于她的直感和欲望使她爱上偶然相遇的苏军俘虏博里斯，她便爱屋及乌地爱上博里斯喜好的卡夫卡，爱上博里斯所生长的国度，还在战后参加对她来说一窍不通的政治活动，以其美貌为竞选作宣传，当记者问她从博里斯那里学到什么，她直言“做祈祷”，令人啼笑皆非。

于是，她对她置身其中的世界格格不入，虽然每天都要与人们打交道，却又对人们所知甚少。当人们伤害她的时候，她一面痛苦地流泪，一面却感到茫茫然，如作家所言：

> 莱尼再也无法理解这个世道了，她怀疑自己是否曾经有过理解这个世道的时候。

这个世界的政治、经济、宗教、社会诸关系，对她来说都是不可思议的。书中的一位人物这样说道，见到了她，对她有了进一步了解，才使人认识到，理智的确是一个不合适的字眼。与人们比起来，与我们比起来，莱尼确实是混沌未凿、童蒙未启的天真少女，虽然她早已是成年人了。

不过，这未必是坏事。庄子寓言说，混沌本来是浑然自在的，朋友要帮助他，使他能感知世事，日凿七窍而混沌死。我们今天也正处于这样的尴尬中——自启蒙运动以来对理性王国的崇拜已成陈迹，为启蒙精神所唤醒的我们却又无力把握我们面对的世界，混沌不复存在，清明又软弱无力。且看和莱尼生活在同一情境中的人们的状况，那远不是常情常理所能加以阐释的：具有数学天才的人，到建筑公司去当工资员，却连续几次被各公司解雇，因为他的清晰核算给各公司的生存造成威

胁；精通俄罗斯文学的学者，却如果戈里《死魂灵》中描写的那样，为现实中作弊的实业家提供假名单，让莱蒙托夫，托尔斯泰和乞乞科夫（果戈里《死魂灵》中的人物），奥勃罗摩夫（冈察洛夫同名小说的主人公）都给德国建筑商当“奴隶”；花圈在战争年代变成重要军用物资，“罗马式花圈”则由于德意关系的变迁而屡受褒贬……广而言之，两次世界大战不也是理性时代呼唤出来的非理性魔鬼吗？相反地，那些无视实用理性即不遵从社会的共同禁忌而行事的人，却获得相对的自由。我们常常称赞《皇帝的新衣》中的小孩子童言无忌，说出了真理，其实，更值得重视的是他的思维方式尚未受到社会规范的桎梏，不为功利目的所拘牵。

4. 莱尼便是如此，心理学家在对她的儿子做过研究后说，他在效率可以带来某些好处的地方，表现为抗效，而在效率不能带来任何好处的地方，却表现为提效。他曾经以自己的智慧，极大地提高了劳动效率，但有关方面想将他的经验加以推广时，他却加以拒绝，使劳动恢复旧态。这里的笔墨是在写儿子，也是在曲笔写母亲，这种逆现实功利目的而动的倾向，是得之于其母，是莱尼的性格使之然。

那么，莱尼判断生活，决定自己言行的准则是什么呢？作家所着力刻画的是什么呢？是她的生命本能，她的自然禀赋，她的始终未被后天的教育和社会熏陶所泯灭的直觉感悟力，她始终用自己的丰富感性而不是有限理性掌握生活，掌握自我。作家借助人物之口说：

莱尼是一个被埋没了的感性天才。

她的感受力令人吃惊，才智过人。

她这个人做事情一向是先行后思，思远远在行之后。

她的感性力量的强大，使她免受现存社会的公理、辨析、推演、判断的繁复之苦，做出与众不同的直觉反应，也使她免受百思不得其解的犹豫、苦闷和迷惘之累，只是听凭每一个此时此刻的情绪择抉；这样，她的行为就不考虑我们常说的因果关系的羁绊，也不去远眺那随之而来的利害效应，这似乎是幼稚可笑的，但她却又无形中超越了此岸的功利世界，越出常规，也在常规之外自由徜徉。

这感性的力量是有别于智慧的界域的，它是人的未被斧凿的感官欲望，未被修饰的生活渴求；它无所谓崇高与卑下，只是听凭生命自身，如河流一般，无常形，无故态，遇急则急，当缓则缓，高处则高，低处则低，只有借不停地流淌以保持自然活力是惟一恒久的东西。

莱尼是毫不掩盖和压抑自己的口腹之欲的，相反，她追求这些几近奢侈的地步，她酷嗜新鲜欲滴的小面包，即使在战争中和她破产时，都依然故我，毫无改变；对于教会，她从中感受到的，不过是一块说不出滋味的，差点没一口吐出来的“圣餐”，味觉的厌恶使她背叛教会。

她有强烈而活跃的情欲，用作家的话说，“这个人天生富于性感，她会把一切，立即把一切都转化为性爱”，她在玩跳房游戏时，在擦洗茶杯时，都感到性的兴奋；她毫不羞惭地声

称，要得到一个心爱的人，无条件以身相许的人，“想出种种大胆的亲昵动作——让他在我身上得到快活，我也在他身上得到快活”。在现实中，她的确如此，她先后与几个青年男子的恋情，都是听凭直感的第一印象，一见钟情的。她注重的是对方的可感知性，有骑士风度的艾哈德，美男子阿洛依斯，“一拍即合”的博里斯。即使这决断发生偏差，爱非其人，她也没有通常所言的强烈懊悔，而是感到“他在未死以前就已经死掉了”，从自己的记忆中自然而然地抹杀其存在。

当然，这种直感，不只是被动的欲求，还包含着更重要的内容，积极的创造，创造感性的美，也欣赏感性的美。她不会识谱（即为她缺少理性——抽象能力之一例），也无法在音乐上走出很远，在有限的范围里，她的钢琴演奏和唱歌却都十分迷人，令人百听不厌。她编织花圈，就如巧夺天工的艺术家，会扎出整幅整幅的公园、湖和天鹅戏水的风景画。她画的具有神秘色彩的未完成的视网膜剖面图，“看上去仿佛放射出万道霞光，又清新悦耳，难以名状”。

惟其如此，她得以把自己的生活融合到一种审美体验之中，仿佛握有点金术，她所接触之处，无不熠熠生辉，超凡脱俗。她曾经幻想着，要在野外的石楠花丛中，与她的爱人合欢，而拒绝在家中或旅馆里去“上床”，“到野外去，到野外去，按老一套双双上床，我才不希罕哪”。她和博里斯，确实是这样开始他们的共同岁月的。她教育孩子，“尽搞浪漫主义那一套：唱歌、讲童话，给他朗读内容相互格格不入的荷尔德林，特拉克尔和布莱希特的作品”，却没有按照常规送他去上学。她的歌声，一会儿低沉哀婉，如同万箭穿心，陡然一变，

“由忧郁而为放荡不羁，……随后，突然又出现了庄严高亢的歌声，听了使人惊惧”，这些通常是互相排斥、无法共存的情绪，在她唱来却那样流转自如，牵动人心，若非依乎天性，顺乎自然，又如何解释呢？

从莱尼的形象，我们想到了伯尔的同乡，当年的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对长篇小说《巴黎的秘密》中一位青年女性的评价——

> 尽管她处在极端屈辱的境遇中，她仍然保持着人类的高尚心灵，人性的落拓不羁和人性的优美。……在大自然的怀抱中，资产阶级生活的锁链失去了，玛丽花可以自由地表露自己固有的天性，因此她流露出如此蓬勃的生趣，如此丰富的感受以及对大自然美的如此合符人性的欣喜若狂，所有这一切都证明，她在社会中的境遇只不过伤害了她本质的表皮，这种境遇大不了是一种歹运，而她本人则既不善，也不恶，就只是有人性。

这段话，几乎可以一字不移地用来描述莱尼：她的落拓不羁，她的蓬勃的生趣，她的丰富的感受力和对自然美的欣喜若狂。可以说，莱尼是大自然之子，未被现代社会所扭曲变异的，天性未曾异化的大自然之子。因此，虽然她在常规生活中是充满不幸的，不到三十岁，就先后失去三个男人，晚年穷困潦倒，几乎被人赶出租用的房屋，惟一的爱子触犯刑律而入狱，还承受着“脏货”、“破鞋”、“俄国佬的姘头”等恶毒的咒

骂；然而，她却受到那些接近她的人们的赞扬和倾慕，虽然这些人也同时充当着她的保护人，但这不是强大者对弱小者的庇护和怜悯，而是尘俗嘈杂中的人们对纯洁和优美，对大自然之精灵的敬仰，是在此岸世界的挣扎中对彼岸世界的向往。于是，最不幸的人变成了最幸福的人，这里的幸福和不幸都无法以通常的意义去谈论，而是要用被莱尼的生活所超度所澄清之后的心灵去感悟。她的朋友们即这样说：

> 她年轻时是一个了不起的姑娘，后来是个了不起的妻子，我还要说，她是一个伟大的母亲。
>
> 由于还未搞清的反射现象，她看到的圣母实际上是她自己。

在这里，前一句话是写实，后一句却是有象征意味的，如果联系到作家在别处的描写，莱尼和博里斯及他们的儿子在一起，“就像圣父、圣母和圣子”，莱尼无畏无倦地追寻博里斯，“就像童话中那个有七双铁鞋和七根节杖的姑娘”，这象征性就更加鲜明，童话中的仙女，圣经中的圣母，来到人间，其言行举止当然与众不同（请想一下《红楼梦》中对“木石前盟”和“金玉良缘”的对比描写，前者是彼岸的，神话的，超功利的，惟情惟美，后者却是此岸的，世俗的，目的明确的；对曹雪芹和伯尔来说，此界的叛逆者只能来自他界，其用意当可深味，那痛感于现实而又不甘于现实之情，跨越世纪和国度，证明着人类的心相通）。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com